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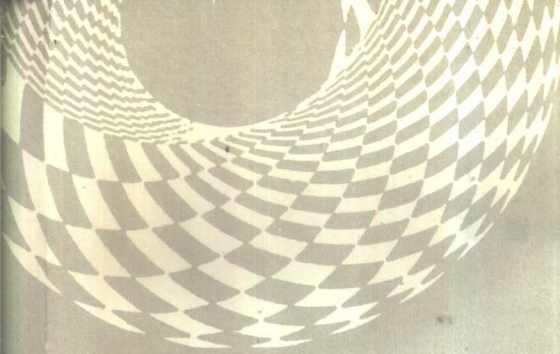
花城出版社

傅荻




她们
走向深渊

25
10





她们走向深渊

傅荻



花城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写了五个走向深渊的年轻女性，在这组纪实性作品中，作者以洞察幽微的笔触，分析了这五个女人堕入深渊的全过程，力图对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新形势下女性犯罪的根源——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家庭的、主观的、客观的等等——作严谨而冷峻的解剖，以期收到醒世与警世的功效。

她们走向深渊

傅 荻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华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375印张 1插页 85,000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360册

ISBN 7-5360-0188-6 / I·179

定价：1.50元

目 录

小 序.....	1
第一个女人 —— 从监牢里发出的九封忏悔信.....	6
第二个女人 —— 果真是港风撩开了她的石榴裙?	35
第三个女人 —— 阴错阳差的罗曼史.....	63
第四个女人 —— “自我奋斗”的孟加拉虎.....	83
第五个女人 —— 在“红太阳”下伸出了罪恶的手.....	115

小 序

在这一组文章里，我写了五个走向深渊的女人。在饭后茶余，或在街头巷尾的议论中，人们谈起这样的女人，往往绘声绘色地传播着她们的风流韵事，添油加醋地扩散着她们的“桃色新闻”。我这组专写女人走向深渊的文章，却不一定都和“黄色”有关。

感谢公安部门的同志们，及时地给我通报了有关消息，使我得以进行这次也许是永生难忘的采访。

在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刑警队长洪旻。看上去，他顶多不过四十，脸型粗犷，五官的线条大起大落，额上的两道抬头纹证明了他的成熟，眼角闪亮的眸光流溢出他的精明和干练，山东大汉型的身躯里蕴藏着叫人捉摸不透的活力。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标准的高仓健型的

男子汉！

寒暄之后，我单刀直入：“你们最近采取的重大行动是什么内容？如果不违犯你们的保密规定，可否告之一二？”

洪旻咧嘴一笑，爽朗地说：“既请你这个笔杆子来，当然就会直言相告啰！”

我虽是女性，但不喜欢拖泥带水：“请队长开门见山！”

“扫黄！”两颗钉子飞出了他的嘴唇。

“扫黄？”我的中枢神经好似注射了兴奋剂，这样的内容无疑有一种沉甸甸的分量。“你能否展开谈谈？”

“说明白点，就是收容了一些作风败坏的堕落女人。当然啰，这些女人里面不光是作风败坏，但无论罪起何因，都堕入了污泥之中，那是确实的！”

“由于收容对象是女人，所以，你们希望来个女记者采访，对啵？”

“你的分析不错。主要是便于工作。”

“你是想让我了解这些女人的全貌，还是重点采访？”

“重点。说具体点，一共五个。你分析了这几个女人堕入深渊的全过程，就必然会对当前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新时期女性犯罪的全貌有一个比较明晰的了解。”

“这话有道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嘛！你以为我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好？”

“现在。”

“现在？现在就能见到那几个女人？”

“不！五个女人中，有的你可找她采访，她会像对法官一样的把犯罪经过告诉你。可有的案犯你却不能见，只能调阅她的口供。”

“为什么有这种区别？”

“对不起，这是为了工作需要。”

“我能理解。今天我要采访的第一个女犯是谁？”

“我以前的妻子！”

室内不啻炸响了一颗手榴弹。我简直怀疑刑警队长的神经是否健全。

“你以前的妻子？”我的目光呆了，木讷地问。

“对！我以前的妻子！”

“她……她也被你们扫了？”

“扫了！不过，她的问题更为严重！”

“我马上能见她？”

“不能！我可给你提供一些材料，很典型。”

“把你以前的妻子犯罪过程写进报告里，对你会不会……”

“嗨！她是她，我是我！”

刑警队长的爱人成了扫黄的对象，这太富于传奇色彩了，太尖锐了！这样的材料写进报告文学里，不久，准会成为市里的头条新闻。我的中枢神经又一次兴奋。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他从皮夹里掏出了一张照片，递到我面前：“这就是她，

戈兰兰。”

“戈兰兰……”我端详着照片上的女人，三十二三的年纪，圆脸，尖下巴，眼不大但有神，鼻梁不高但笔直，少有皱纹的脸上透射出一股蔑视一切的傲气，眉梢眼角浮荡着对万事都满不在乎的神情。

我不得不承认，这张女人的脸富有魅力。我的胸中涌动着巴望马上知道她犯罪经过和渴求探索她神秘的内心世界的希冀。

队长肯定看出了我内心的涟涟思波，他又从皮包里掏出一叠影印件，放在我的手边，说：“这是她从牢里给我写的信，一共九封。你仔细地看完这些信，可能会悟出比平常人更深的底蕴。”

“为什么我就能悟出更多的内涵？”

“因为你是记者，思维敏捷，无冕之王嘛！”

“这些信可以作为写作素材吗？”

“尽可公开！”

我回到办公室，一头钻进洪旻给我的材料里，等到东方破晓，我才看完有关此案的全部材料。

洪旻以前的妻子的信件使我时而激愤，时而沉思；我曾经按捺不住，拍案而起，也曾面对案卷，惑然失措。洪旻的妻子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奇特人物，她的犯罪发人深省！

洪旻说得对，应该把案犯的交待信件予以公开，这样读者才会感到真实和可信，而只有他们觉得可信，才会引

起反思。

案犯虽居囚笼，但思路并不混乱。毕竟是读过大学的人，文笔相当流畅。我只需稍加润色，信件的时间顺序略作调整，便可交主编。

044163

第一个女人

从监牢里发出的九封忏悔信

社会犹如一条船，每个人都要有掌舵的准备。

——易卜生

第一封信

洪旻：

这是我入狱后给你写的第一封信，在信的开头，我本想称呼你为“旻”，但考虑到我已是千古罪人，失去了这样称呼你的权利。此时此地我的心情，可以归纳为四个字：追悔莫及。

我自以为是个聪明人，可我的智力商数再高，

也决然想不到侦破我这个案子的专案组组长竟是你！更没料到给我戴上手铐的是自己的丈夫！当你那喷火的眸光重重地落到我的脸庞上的时候，我全身的神经为之瘫痪，我失去了支撑躯体的力量，所以才跌倒在地上。至于我是怎样被关进牢房里的，我已记忆不清了。

从昨天开始，监狱里对我提审，面对着威严的法官，我保持沉默——这绝不是顽固，而是出自内心的忏悔！你知道我平时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也是个爱钻牛角尖的人。我向来引以为自豪的是，我表达内心感情的方式与众不同。即使是身陷囹圄，我也难改往日之秉性。

法官是很难体谅我此刻的心情的，他严厉地指明顽抗到底只能罪加一等！其实，这句话对我已失去了威慑。我只求早死，愈快愈好！在我三十三年的人生旅途中，唯一使我眷恋的是你——我以前的丈夫。

由于我无话可说，提审的时间是短暂的。在我离开提审室时，我终于开了口：“我可以给洪旻写几封信吗？”

法官默默地点了点头。我感激地望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回到牢房，我拿笔的手在颤抖，你那棱角分明的脸在我的眼前晃动，在这人生即将结束的时

候，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可一时又该从哪里说起呢？

当“钢手镯”戴上双腕时，我的全身都冒出了冷汗。我曾经想到过有可能被捕，但何曾想到这个令人可怕的日子来得是这样快！从香港回来仅仅三个月零七天，就被你们逮捕了！

我俩结婚已经十年了。我认真地回忆了一下，婚后的前三年，我俩情投意笃。可好景不长，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俩的感情也逐渐淡化。起先是口角、继而是争吵，到最后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我赴港前，我俩实际上已经分居。你为此伤恸落泪，我为咱俩的感情破裂而沮丧，一个从不摸烟的女人也开始吸进了尼古丁。

也不知监牢里的工作人员出于什么考虑，把我关在一个单间里，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处于这么静谧的环境，孤灯只影，心口相问，终日难出一言，可胸中却在翻江倒海！

究竟我俩感情恶化的症结在哪里？我到香港后为什么会失足？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我在冥思苦索。我似乎觉得这两者紧紧相连，可一时又难以理清头绪……

你知道我是善于联想的。如果说我以前被这个“优点”所累，那么在铁窗中的联想却必须面对着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一个素有修养的大学生，

为什么当上了双重间谍？

我要想！我要好好地想啊……

你以前的妻子

你现在的犯人

戈兰兰 1984.10.7

第二封信

洪旻：

监牢里的夜是多么静谧，也许可以用“万籁俱寂”来形容。我却觉得这个词远远不够表达监狱的夜静。这是叫人为之丧胆落魄的静谧啊！每当深夜降临的时候，辗转于床上的我全身都要起鸡皮疙瘩，因为，我觉得死神已驾临我的牢房。我怕黑夜，我真怕！这黑夜如同深渊。

以往看电影，既看过国民党关押共产党人的牢房，也看过共产党改造犯人的监狱，如今，身临其境，品尝铁窗风味，果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些天，我仍然在想，我俩感情恶化的原因在哪？不是生活作风问题——我俩都是一夫一妻制的卫道士；也不是经济困难——我俩的工资不低，又没有小孩，银行里有一笔为数不算少的存款。思去索来，我不得不承认，我俩之所以会分道扬镳，是

政治观点上的分歧！

记得我俩刚结婚的时候，我的好友 A 曾对我开过玩笑：“你这个不问政治的书呆子找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者，未必能白头到老！”

我反击他说：“不问政治的学者为什么不能和共产党人结为伉俪！”

“但愿不是同床异梦！”他半是嬉戏半是认真地说。

十分不幸，被人言中。诚如你说，不问政治的人，一旦卷入政治，往往容易产生偏激情绪。我难道不正是这样的么？而这不正是导致我在香港的堕落么？

政治？政治！政治……这是个多么深奥莫测的字眼！

我怕它！虽然我并不能回避它！

我的太阳穴痛死了！就此打住吧！

犯人戈兰兰 1984.10.14

第三封信

洪旻：

一九八四年六月四日，是我离开冬江市随贸易代表团赴港的日子。行前，我去家里整理衣物。碰巧，你轮休在家（你平时难得有这样的空闲），也

许这是我俩在感情生分后谈得最平心静气的一次。我俩当时谈话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觉得，在你目前的这种精神状态下，出访香港是不适宜的！”你冷冷地望着我，口气倒还平缓。

“你放心，我虽对中央的某些做法有保留意见，但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我记得我说此话时，脸上还挂着微微的笑意，虽说内心有些忐忑。

“你难道仅仅是对中央某些做法有意见？兰兰，你别轻描淡写，在你的心目中，你对我们的国家多少有些绝望。不是么？”

“绝望也罢，保留意见也罢，我有意见不假！搞社会主义建设这么多年，政治运动没少搞，为什么党内的不正之风愈演愈烈？为什么不正之风的风源几乎都在党内？共产党人的崇高形象渐渐地人们在人们头脑中淡漠，这难道不是事实么？”

“看问题的偏颇，不是带来‘左’的盲动，就是悲观绝望。你多少沾染了后者的病毒。所以，你此行香港，我有些忧虑——尽管我俩几乎形同路人。”

“好啦！咱俩都不是政治家，大可不必为政治问题争吵不休。我们争得水火不容，当权者依旧在我行我素，何必为此费神。你抓社会上的坏人，我

当我的翻译，都是安分守己的一等良民。要知道，当局是最希望大家安分守己的。”

“作为一个党员，我要对你刚才的挖苦讥讽表示抗议；作为你的丈夫，我对你玩世不恭、耻荣不分的行径感到伤心。你确实变了！变得比我想像的更坏！”

“我确实变了，也许是变坏了。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不是到处可见丑恶的现象么？洪旻，知识分子是有头脑的，他们看社会不光是凭眼睛，更重要的是凭心灵、凭思想。一旦他们大脑的机器运转起来，其穿透力是难以估量的！”

“我替你可悲。以前你一心只攻外语，完全不听我的规劝，大脑里的部件慢慢地蒙上了绿锈。现在，面对着改革中复杂纷纭的现象，你那带锈的机器又运转错了方向，发出的声音和‘四化’的强音又是那么不合拍！你有知识，也会思考，可全都用错了地方！”

“我马上要赴港了，等我回来咱俩再接着舌战如何？”

“我希望你慎独！”

“我希望你慎独！”

我走了。你没和我握手，更没出门送行。如果我的记忆力不错的话，以上的回忆大概是真实、准确的。

有人说，青年人往往带有浪漫主义色彩。难道

知识分子中就没有么？

深夜的秋风，凉意袭人，面对囚牢，我的大脑不能不降温。我想起了古人朱熹的一段名教：“学者须是立志。今日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学问不曾做一件事看，遇事则且胡乱恁地打过了，此只是志不立。”他说得多好哟！

我大概大小也算个“学者”吧！我的失足首先不在生活上，也不在经济上，而是失在立志上。我惨痛的经历能证明我此言决不是哗众取宠。

人生的教训，教训的人生呐！

古人尚且知学者当立志，而八十年代自恃高雅的我，竟连古人都不如。

遗忘古训，焉能不堕！不进铁窗，我难有如此反省。

三十几载，度过多少金秋。“萧瑟秋风今又是”，学者变囚徒！

讽刺，绝妙的讽刺！

犯人戈兰兰 1984.10.27

第四封信

洪旻：

抵达香港后，贸易代表团下榻在豪华的九龙酒